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亞美尼亞後共產主義時期的政經情勢

Armenia'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Post-Communist Era

doi:10.30390/ISC.199804_37(4).0005

問題與研究, 37(4), 1998

Issues & Studies, 37(4), 1998

作者/Author : 龍舒甲(Joshua S. Lung)

頁數/Page : 59-71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 1998/04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804_37\(4\).0005](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804_37(4).0005)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亞美尼亞後共產主義時期 的政經情勢

龍 舒 甲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第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摘 要

亞美尼亞的政治與經濟之發展，在脫離共產主義束縛後雖已若干年，卻仍然面臨著不少的困難，儘管其經濟局面已改善不少，但想要繁榮，則仍需多年努力。至於政治全面民主化，今後則指望新任總統是否大刀闊斧，勇於除去貪瀆弊病，和大步邁開政改步伐。

關鍵詞：捷爾一彼特羅斯揚、柯恰爾揚、納卡、歐安組織、調整體質方案

* * *

壹、前 言

曾於一年半前，以百分之五一·七五得票率贏得亞美尼亞總統寶座的捷爾一彼特羅斯揚（Levon Ter-Petrossyan），竟然在位不滿十七個月便宣告辭職，改由其總理柯恰爾揚（Robert Kocharyan）來代理。亞美尼亞「國民議會」（Notional Assembly）遂即宣布，依據憲法第五十七與五十三條及總統選舉法第四十三條之規定，須於總統職位虛懸四十天後另外再選總統。對於這一次的選舉活動，不但選前國內氣氛有些緊張，即使投票當天，國際觀察團體亦不絲毫放鬆，予以慎密之監視。此時此刻，選舉已告安然渡過，柯恰爾揚擊敗對手，成為亞美尼亞第三任元首。

另一方面，「納卡衝突」雖已停火數載，由國際間參與之和談亦進行有年，但因亞國之「絕不讓步」，卻使得談判進展陷於焦著，並引起東西雙方協調者之不滿。

還有，亞國經濟，自一九九三年起，好不容易脫離崩潰邊緣，才由谷底攀昇，於經歷三年之穩定成長後，原本以為能持續發展；不料，一九九七年內國內生產之成長，比政府當初計畫數字少了百分之四，如此形勢，竟較四年多前尚且不如。

本文擬自亞美尼亞上次總統選舉以後，就其政局變化、納卡問題之發展、對外關係與經改狀況等方面做一研究，同時，對於前總統下台與新總統選舉、阿塞拜疆運用石油作為政治武器與其影響等，分別予以論述與分析。

貳、政局變化

一、政治不安的原因

首先，亞美尼亞中央選舉委員會（Central Electoral Committee, CEC）於一年多前宣布了捷爾—彼特羅斯揚蟬聯第二任總統之後，迅即引發了國內長久的不安。原來，這位具有歷史學博士背景的總統，在競選之前，就設法修訂有利於己的「總統選舉法」；接著，在競選期間，又讓對手政黨受到打壓；然後，在投票當天，又發生多處違規卻坐視不理；結果，當最後得票數字公布時，他的競選對手，即擔任「民族民主聯盟」主席的馬努克揚（Vazgen Manukyan），指責總統人馬手腳不乾淨，除了抗議、要求中選會宣布總統當選無效外，還鼓動其支持者走上街頭。數十萬群衆示威於首都，並衝入國會，扣留正、副議長，企圖迫使中選會與憲法法院低頭。但總統卻下令軍警出動，鎮壓之際，死者一名，傷者由五十人至百餘人不等，同時，還逮捕四名反對黨的國會議員，和拘押二百餘人，馬氏亦被人隱匿起來。首都街頭在部署坦克與武裝部隊數日後，氣氛終告平靜。對反對黨派之訴求，憲法法院冷淡應付，國會開會當天，反對黨派議員在電視全國轉播之際遭到親總統之黨團議員的「修理」。^①此選舉事件為日後總統下台已埋下種子。

其次，總統上任後，非但未曾承認競選違規，反將總理巴格拉特揚（Hrant Bagratyan）於競選期間，未盡強力拉抬之責，假藉人民由於不滿政府官員貪污嚴重與生活貧困來發紓怨憤的理由予以撤換，改以駐英大使沙爾吉斯揚（Armen Sarkisyan）繼任，西方各國對於巴氏被迫辭職多不以為然。^②新總理進入內閣後，雖一面宣示不改變原經改路線，又一面奔走工業大國之間，表明合作意願與爭取經援，奈何命運弄人，沙氏任新職務尚未及半年，便因健康狀況不佳而離去，總統只得徵召當選「納卡共和國」總統不久的柯恰爾揚來接任。^③

再次，總統本人於獲勝之後，遂有意與反對勢力和解，並派出代表與彼等展開對話。面臨對方逼人，總統似也有意退讓；所以，前後兩位總理沙氏與柯氏，亦願配合總統。對於最具敵意的對手「亞美尼亞革命聯盟」（Armenian Revolutionary Federation, ARF），他也主動表示願與其對話，並以和該「革盟」關係不錯的柯氏為總理，頗有「先安內而後攘外」之心。柯氏除會晤「革盟」代表外，也尋求與他黨進行合作。其中，「民族民主聯盟」亦於一九九七年夏初黨大會中通過決議，願與政府進行對話。^④

註① EIU Country Report: Armenia, 4th quarter 1996, p. 20.

註② Ibid.

註③ EIU Country Report: Armenia, 2nd quarter 1997, p. 18.

註④ Ibid., p. 19.

最後，去年入夏，府會之間、執政黨內與政府內部均爆發政爭，終而導致總統離職。其一，總統兩位密友，國防部長薩爾基斯揚（Vozgen Sarkisyan）唯恐阿塞拜疆重啓戰端，乃提案延長學生服役年限，但遭否決，於是擔任議長的阿拉爾克茨揚（Babken Ararktsyan）遂另提方案替代，同被拒絕，於是二人皆提辭呈，後為總統與總理勸阻，打消辭意。^⑤其二，執政黨內改革派成員葉戈爾揚（Eduard Yegoryan），擔任國會法律委員會主席，與黨內強硬派成員，亦擔任埃里溫市市長之西拉吉格揚（Vano Siradeghyan）為爭黨主席而攤牌，由於總統支持市長，葉氏乃憤而脫黨，另組一派「祖國」（Homeland），並與反對勢力合作。^⑥其三，捷爾一彼特羅斯揚接受歐安組織「明斯克小組」之計畫，打算不再堅持「納卡」獨立與重回亞國懷抱，遂於九月廿六日記者會上肯定表示，並要求國人做出讓步準備。^⑦結果，「納卡」總統古卡斯揚（Arkadii Ghukasyan）與亞國總理，國防部長、內務與國家安全部長等均表難以接受總統立場，不久，傳出政治暗殺，各方在憂慮面臨內戰之下，紛紛要求總統辭職。^⑧捷爾一彼特羅斯揚撰文表示，原本只想引起激辯，不料卻遇強烈反彈，^⑨今年二月初，他透過電視表示，在總理領導之反對壓力下，他必須辭去總統職位。^⑩

二、選舉新總統

捷爾一彼特羅斯揚走後，柯恰爾揚代理總統。依據憲法，總統職位虛懸四十日之後必須另外選舉新總統，^⑪所以各方政治勢力乃摩拳擦掌。二月上旬，代總統為提高競選聲望，藉司法部宣布解除「革盟」黨禁，並釋放其主席何萬尼斯揚（Vahan Hovhanisyan）。^⑫不久，有其他候選人利用憲法第五十條：總統提名須為居住國內十年之公民的規定，指稱柯恰爾揚不具參選資格，不過，遭到柯氏反駁。

及至中旬，中選會開始候選人提名作業，十天之中，收到由各政黨提名與自行出馬角逐者計十四人，^⑬但至三月一日傍晚，獲得二萬五千位支持者連署之候選人有十二位，^⑭其中五人曾參與上次總統競選。三月十六日投票當天，若干候選人與其所屬政黨不時宣稱有違規與暴力行爲，^⑮由於柯恰爾揚與捷米爾契揚（Koren Demirchyan）

註⑤ EIU Country Report: Armenia, 3rd quarter 1997, p. 21.

註⑥ Noyan Tapan Highlights Weekly (Internet Edition), Issue 179 (Sept. 25, 1997).

註⑦ EIU Country Report: Armenia, 4th quarter 1997, p. 24.

註⑧ EIU Country Report: Armenia, 1st quarter 1998, p. 23.

註⑨ Levon Ter-Petrosyan, "War or Peace? Time For Thoughtfulness," *Hayastani Hanrapetutian (Daily)* (Internet Edition), Nov. 1, 1997.

註⑩ Transition, March 1998, p. 6.

註⑪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Armenia, chapter 3: article 57, 53. The Law of the Republic of Armenia on the Election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Armenia, chapter 7: article 43, June 4, 1996. (Internet Edition)

註⑫ EIU Country Report: Armenia, 1st quarter 1998, p. 24.

註⑬ Noyan Tapan Daily (Internet Edition), Feb. 18, 1998.

註⑭ Noyan Tapan Daily (Internet Edition), Mar. 2, 1998; Mar. 18, 1998.

註⑮ Noyan Tapan Daily (Internet Edition), Mar. 17, 1998.

分別只獲得百分之三八·七六與三〇·六七之得票率，監督選舉之歐安組織觀察團乃希望於第二輪選舉時改正所有瑕疵。^⑯三月卅日，兩人再作競爭，結果，柯氏以百分之五九·四九得票率（得票九〇八六一三張）當選為第三任總統。

有鑑於九六年之總統選舉「自由而不公平」，國際間對這次選舉便極為重視與慎重；來自歐安組織、歐洲理事會、歐洲議會、獨立國協跨國間議會、聯合國、美國國務院、英、法、德等國共派出國際觀察員約三百名，其中歐安組織就有二百人，部署在全國十一個選區。^⑰美國事先藉駐亞國之新聞處（USIS）表示，希望這回選舉公開、透明而公平。亞美尼亞「政治學家與律師聯盟」和國家記者俱樂部倡議十二位候選人簽署備忘錄，以示選舉自由而公平。^⑱在第二輪選舉後，歐安組織要求亞國中選會提供若干選委會所收到的評審文件，但未能獲得滿足。^⑲

捷米爾契揚曾是蘇聯時代亞共第一書記，一九八八年時，即因「納卡問題」而被迫辭職，目前他不屬於任何政黨，但有社會主義者黨（SPA）表示支持，亞美尼亞共產黨（CPA）與俄共同聲，拒絕支持他。然而，他的突出，實乃部分中老年人懷舊情緒造成。另一方面，柯恰爾揚年輕活力，性格堅定，其領袖氣質亦為年輕者欣賞。^⑳可是，對他二人之經濟綱領與未來經濟政策，卻始終予人疑問多於答案。亞國目前失業者衆，私有化步伐遲緩，私人企業受到政府部門任意對待，貨幣政策不夠靈活，外資投入不足、工業恢復速度頗慢，和政府如何加重其經濟活動角色等方面均未見有具體計畫與說明，對於今後如何突破總體經濟困境，尚令人難以捉摸。

四月九日，柯氏宣誓就職，他在演說中指出，在未來的經濟政策中，將使政府在創造有利的條件與設定投資目標方面扮演更多角色，並且更會著重於社會福利方面。他表示，經改不應只是為改革而執行，政府在市場機制尚未健全時，不應放棄參與經濟領域的責任。而就其國內各報刊之社論來看，人民也多半期望他在國內政治、社會經濟、懲治上次總統選舉舞弊人員，改革憲法、恢復工業、打擊貪污、重拾法律尊嚴、創造就業機會等方面加速整頓與發展的步伐。^㉑

叁、「納卡問題」的發展

一、阿塞拜疆的石油策略

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雙方在歐安會（CSCE）「明斯克小組」（Minsk Group），和美、俄、土等方面的調解下，曾於一九九四年五月共同簽署了停火協議，從此，俄

註^⑯ *Noyan Tapan Daily* (Internet Edition), Mar. 19, 1998.

註^⑰ *Noyan Tapan Daily* (Internet Edition), Mar. 2, 1998.

註^⑱ *Noyan Tapan Daily* (Internet Edition), Mar. 3, 1998.

註^⑲ *Noyan Tapan Daily* (Internet Edition), Apr. 9, 1998.

註^㉑ *RFE/RL Caucasus Report* (Internet Edition), Vol. 1, No. 3 (Mar. 17, 1998).

註^㉒ *RFE/RL Armenia Report* (Internet Edition), Apr. 9, 1998.

羅斯對「納卡問題」抱持「凍結」政策，而亞國本身也對此訂下一個「不和、不戰」的原則，所以大家都安穩地渡過了一段時日。

至於阿塞拜疆方面，則是根本不承認「納卡」的獨立，以及「納卡」與亞美尼亞的關係。^②但隨著亞國的軍事行動，在俄國的支持下，不僅拿下了「納卡地區」，而且還把該地區與亞國之間以一條「拉欽走廊」（Lachin corridor）連接起來，使得「納卡」在政治、道義與經濟上均依靠著亞美尼亞；在軍事武器的供應上仰賴著俄羅斯；在糧食的補給方面則得自伊朗的輸送。^③因此，阿國在一籌莫展的情況下，有時以拒絕參加由「明斯克小組」所召開的談判會議作為報復手段，而亞美尼亞也總在會後抨擊巴庫方面對設法解決問題「毫無誠意」。

然而，當阿塞拜疆決定開採裡海的石油寶藏之後，西方的跨國石油集團、銀行財團，以及俄羅斯、中東、西亞、日本、中國等國的石油公司均「聞油而至」，阿國除一面利用股權分配，讓各方爭相下注大筆投資外，同時也藉機「以商逼政」，使得各國政要為取得本國石油商賈利益而在滿足阿國總統阿里耶夫（Heidar Aliev）之際，也開始對亞美尼亞的領導階層軟硬兼施。所以，阿國在彈性運用其石油策略之下，已令亞國備感壓力，^④可是亞、阿兩方在談判主題上俱無妥協之意。

「明斯克小組」中的美、俄、土三國主談代表於一九九六年秋相繼換將，他們首先和亞、阿兩國元首分別溝通，在取得共識後，讓他二人之間建立「熱線」進行對話，而且，彼此也各自派出首席顧問於第三國會晤，以期奠定對彼此的信心。此時，阿里耶夫宣稱，已準備賦予「納卡」擁有「最高的自治地位」，就如同俄羅斯境內的某些共和國一般。^⑤當然，埃里溫方面對此是無法接受的；不過，卻已開始擔心：（一）國際社會將終究接受阿國的提議，並表示反對「納卡」的「完全獨立」；（二）阿國將會依賴得自石油的收入來擴張軍備，以奪回「納卡」。事實上，當巴庫同意各方加入「油戲」之後，亞美尼亞似已逐漸感受到強權之不悅與不耐的臉色。除此，阿塞拜疆又甚至提出修築一條「和平油管」，分別自巴庫經過「納卡」、亞美尼亞、納希切萬（Nakhichevan），通往土耳其；以及經過格魯吉亞、阿布哈茲，通往車臣、俄羅斯。^⑥阿國對於是否將油管舖設至俄羅斯則視俄方是否誠意解決「納卡問題」。針對阿塞拜疆的意願，美國政府雖已排除了國會民主黨議員帕隆（Frank Pallone, Jr.）對外交法案所提出的修正案「自阿塞拜疆修建油管，經亞美尼亞、土耳其通往地中海」，^⑦但卻已

註② 阿塞拜疆於一九九一年十月十八日通過其關於國家獨立的憲法法案，十一月廿三日，納卡宣布獨立並脫離阿塞拜疆，同一天，阿國廢止納卡的自治地位。翌年元月六日，納卡國會通過獨立宣言，至於「納卡共和國」是於一九九一年九月三日宣告成立。

註③ *Nagorno Karabagh: A White Paper* (Internet Edition), the Armenian Center for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Yerevan, Mar. 1997.

註④ *EIU Country Report: Armenia*, 2nd quarter 1997, p. 18.

註⑤ *EIU Country Report: Armenia*, 4th quarter 1996, p. 22.

註⑥ *EIU Country Report: Armenia*, 2nd quarter 1997, p. 18.

註⑦ *Moscow News*, July 3, 1997, p. 4.

經要求亞國自「納卡地區」撤軍。

二、「納卡問題」對亞國的衝擊

美國前任「明斯克小組」首席談判代表馬瑞斯卡大使（Amb. Ret., John J. Maresca）曾對阿塞拜疆提出忠告：「如果阿塞拜疆不把握建設一條經過亞美尼亞、納希切萬到土耳其之地中海海岸的可能性的話，那麼她將失去解決納卡衝突的唯一機會；一旦這條油管路過他處，那麼她將永遠失去這個機會」。[◎]幸運的是，它為阿塞拜疆在談判僵局中突破了瓶頸；不幸的是，它也給捷爾一彼特羅斯揚帶來了兩難，並在亞國的政治不安又加上了一記重擊。

亞美尼亞是歐安組織的一員，當里斯本會議於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召開之際，該組織已向亞國施壓，但由於埃里溫方面的堅決反對，故在會議的「最後聲明」中未滿足阿塞拜疆的要求：即同意阿國的領土完整作為談判的基本原則。[◎]雖然亞美尼亞第一副外長歐斯坎揚（Vartan Oskanyan）曾經表示過，「納卡地區」及其人民都是決定亞美尼亞安全的項目之一，而處理「納卡」的和平過程也是亞美尼亞外交的重點工作之一。不過，隨後而來的各方壓力，迫使捷爾一彼特羅斯揚相信，亞國的長期經濟復甦前途乃決定於解決「納卡衝突」，同時他也擔心，阿國會利用得自裡海石油的利益更強化其要回「納卡」的立場，並也包括不排除使用武力。事實上，在「納卡」與阿國的邊界上已發生多次的交火事件。在放棄「納卡」，即是「出賣國土與國人」與「贏了政治卻輸了經濟」之間，他衡量再三，決意妥協，接受「明斯克小組」的計畫，由歐安組織來保證「納卡」的和平轉移。[◎]

當初，他徵召「納卡共和國」總統柯恰爾揚來擔任總理時，確曾考慮與「納卡」的統一問題，但如今在他做出決定之前，不僅未讓國人先瞭解他的難處，而且連他的親信也未於事前獲悉。所以當他宣布其決定時，舉國愕然，他的親信相繼表明辭意，而總理、國防部長、內務與國家安全部長等閣員竟結合成一個反對總統的聯盟。[◎]兩位領導人之爭不僅削弱了強勢領袖的地位，也促使總理獲得更多的支持。記者會後，總理本人或明或暗地表露了與總統分道揚鑣的態度，而最後讓總統處於完全孤立的則是親總統的「共和國政黨集團」在國會裡的成員有四分之三倒向了反對勢力，連他的摯友埃里溫市市長亞拉吉格揚和外交部長阿爾祖曼揚（Alexander Arzumanyan）都於二月初先後求去，二月三日，總統終於在電視上向國人告別。[◎]

捷爾一彼特羅斯揚的辭職，不僅讓「明斯克小組」備感挫折，也令阿塞拜疆頗覺緊張，阿里耶夫總統立即更換原先已不適任的外長，而啓用曾經擔任過「明斯克小組」

註[◎] John J. Maresca, "A Peace Pipeline to end the Nagorno-Karabakh Conflict," *Caspian Crossroads* (Internet Edition), Winter 1995.

註[◎] Noyan Tapan Highlights Weekly (Internet Edition), Issue 144 (Dec. 19, 1996).

註[◎] RFE/RL Daily (Internet Edition), Nov. 3, 1997.

註[◎] EIU Country Report: Armenia, 4th quarter 1997, p. 24.

註[◎] EIU Country Report: Armenia, 1st quarter 1998, p. 23.

阿國代表的年輕副外長朱爾夫加羅夫（Tofik Zulfugarov）來接替。^⑩由於目前亞國政壇幾乎都是主張對「納卡談判」採取強硬立場的官員，因此，俄國已經呼籲亞美尼亞上下能對「納卡問題」表現出建設性與彈性。不過，柯恰爾揚在就職前一天曾表示了三項原則：(一)不容許「納卡共和國」附屬於阿塞拜疆；(二)不容許卡拉巴赫生存於阿塞拜疆的包圍之下；(三)解決卡拉巴赫的安全問題。他說，若此三項可被接受作為談判的基礎，那麼其他一切都好解決。^⑪如此看來，阿國的建議是不容易實現了。

肆、對外關係

一、與俄羅斯的關係

自從捷爾一彼特羅斯揚接掌第二任總統職務之後，即尋求一個所謂的平衡外交，除了與西方各國保持著緊密的關係外，對俄羅斯與獨立國協的成員國（阿塞拜疆除外）也一直在加強雙邊與多邊的合作。此外，他也經常想突破與土耳其之間的瓶頸，以期土國能解除對亞美尼亞的「半封鎖」措施。儘管亞國同俄國一樣，俱不信任土耳其，但是埃里溫方面這些年來仍在設法努力著，莫斯科方面對於亞美尼亞的想法是瞭解與支持的。而基於歷史、地緣政治、軍事戰略價值與經濟需要等多方面的因素，亞美尼亞既是必須也是自然地把對俄關係列為第一優先的地位。

從俄國的角度來看，其國家最高利益在於保障自己免於外來的威脅，為了掌握全面狀況與先機，俄羅斯於獨立國協地區內曾設置了卅個軍事基地，而亞國不僅欣然提供，並且對俄軍入境駐防甚表善意，兩國軍方也依據協議，舉行定期演習。^⑫亞國的用意在於：當自己首先滿足俄方的戰略需求與獲其完全信任時，也希望獲得莫斯科的多方支持。事實上，當土耳其政府曾根據削減歐洲傳統武力條約（CFE Treaty）而要求檢查亞國境內的俄軍基地時，即為埃里溫當局所拒絕。接著，在俄羅斯聯邦邊境總局局長赴亞簽訂若干協議之後，與土耳其接壤的所有亞國邊哨均掛上了亞、俄兩國的國旗。所以，俄羅斯聯邦的上院主席舒梅科（Vladimir Shumeiko）於一九九四年訪亞時，即曾對兩國的和諧關係至表滿意。^⑬

前任總理沙爾吉斯揚上任不久，即赴莫斯科會晤俄國總理，同時確定了雙方軍事與政治上的合作，他並要求俄方提供經援，以減輕經濟封鎖對亞國所帶來的長期傷害。據此，兩人簽訂了一項成立聯合能源公司，與重新開通一條連接兩國間鐵路的協定。^⑭

由於阿塞拜疆經常向葉爾欽抱怨，俄國軍方或明或暗地以武器運往亞美尼亞，^⑮

註⑩ RFE/RL Features (Internet Edition), Mar. 19, 1998.

註⑪ Noyan Tapan Daily (Internet Edition), Apr. 8, 1998.

註⑫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POINTER (Internet Edition), July 1995, p. 6.

註⑬ "End Note," RFE/RL Newsline (Internet Edition), July 23, 1997.

註⑭ EIU Country Report: Armenia, 1st quarter 1997, p. 17.

註⑮ Jane's Defense Weekly, Apr. 16, 1997, p. 15.

另又藉石油利益要求俄國在「納卡問題」上能助阿國一臂之力，因此，亞國方面似已覺得俄方態度有傾向阿國的跡象。^⑨於是，與俄共關係不錯的亞共遂在國會裡不斷提議，要求政府同意加入俄羅斯與白俄羅斯聯盟。去年，亞共獲得了四十萬人的連署，支持該項建議，而另一組織「亞美尼亞國民倡議俄白亞聯盟」（The Armenian Initiative Russia-Belarus-Armenia）更在三個月內獲得一百零二萬多人的簽名，支持成立聯盟的主張。^⑩亞美尼亞國會副議長也建議政府應儘快採取加強安全的措施。不過俄羅斯認為，亞、俄兩國早已具有同盟的關係，而葉爾欽本人亦聲稱雙邊之關係已是「戰略夥伴關係」。^⑪

其實，由於從兩國的友好合作條約來看，實已涵蓋了所有可能合作的層面與項目，以及北約目前尚不致於在外高加索地區部署軍隊或軍事設備，使俄國面臨處於第一線的危機感；因此，俄國若能依據條約忠實履行義務的話，應足以鞏固亞國的防衛能力，改善其能源緊張的狀況，和消除其部分人士對俄方「可能出賣亞國與納卡」的疑慮。柯恰爾揚在即將上任之前，已表明亞國的對外政策不變，他讓俄羅斯知道：亞、俄兩國關係是屬同盟的層級，但不可能重塑「新蘇聯」；^⑫而對於「納卡」方面，亞國不會強硬其立場，但必須遵守原則與保持一貫性。

二、與西方的關係

亞美尼亞和西方所有國家之關係中，以與美國最為密切與友好。這一方面固然是美國曾經容納了為數不少的亞族難民，另方面則是這些人在美國居住頗長歲月之後，已在政、商、藝文界等方面擁有影響力，他們不但本身長期經援祖國，甚而時常促成美國國會為其執言，和影響華府增加援款。一九九六年初，柯林頓總統在批准援外撥款法案時，亞族說客曾針對土國封鎖亞國後造成埃里溫政府的沈重負擔一事，即贊同在該法案中增列一項條款：如有國家阻撓對另一國的人道援助時，美國應對該心存惡意的國家禁止提供任何援助。結果，這些亞族人士不但讓祖國得到了經援，同時也對土耳其與阿塞拜疆施以顏色。^⑬不久，土國官員乃向美國解釋：土耳其支持自巴庫修築兩條石油管線的方案，其中一條便是經過亞美尼亞。

不可否認的，美國一直是亞美尼亞的最大援助國，除了貸款與經援的數字是所有獨立國協成員中最高的，美國還在其他方面協助建設：如地震後的城市重建、政治民主化工程、經濟市場化、法律人性化、教育軟硬體之提供等項目上，皆可感受到不同的影響力，其中又以經濟與民主對亞國的經改政策與總統選舉更產生不小的作用。此外，還包括了有關法治觀念的奠基，管理人才的培養、打擊貪污與犯罪工作的訓練。當捷爾－彼特羅斯揚蟬聯第二任總統後，曾有意打擊腐化與不法，於是邀請美國的防

^{註⑨} EIU Country Report: Armenia, 2nd quarter 1997, p. 18.

^{註⑩} Noyan Tapan Highlights Weekly (Internet Edition), Issue 181, (Oct. 9, 1997).

^{註⑪} Ibid., Issue 180, (Oct. 2, 1997).

^{註⑫} Noyan Tapan Daily (Internet Edition), Apr. 6 and Apr. 8, 1998.

^{註⑬} EIU Country Report: Armenia, 1st quarter 1996, p. 22.

制犯罪專家來從旁參與合作與指導。

前總理沙爾吉斯揚履新不久，旋即先奔華府做較長停留，除與美方官員相互認識外，也和世銀與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官員進行懇談，結果他帶著豐碩的援額返國。其中世銀與IMF均有意予以多方協助，加速改善亞國經濟體質。^④而亞國外長阿爾祖曼揚於訪美之後亦表示，美國在「納卡問題」之協調，和在高加索與裡海地區，均將扮演更積極的角色。^⑤例如，美國為顧及亞國的利益，曾在談判會議中提出：亞國軍隊撤出「納卡地區」，而「拉欽走廊」則交付國際監督，^⑥不過，該項建議已為阿國所拒絕，理由是阿里耶夫總統難以違背其人民的意願。同時，美國希望亞國能遵行「削減歐洲傳統武力條約」，勿再運送俄製武器到納卡，參院並決議，如果亞美尼亞違反該條約，則將執行制裁行動，還有，美國也盼望俄國境外的軍事基地能有所約束。參院表示，條約雖允許俄國在部署武力時有所彈性，但它也允許俄國與其近鄰各國談判有關暫時性的部署武力與減少軍備供應。^⑦

除了美國，亞美尼亞與歐安組織的互動也有數年之久。在協助建立民主與法治制度之際，最主要的還是處理「納卡問題」。當初，歐安會由於不具軍事威脅的作用，故而成爲干預前蘇聯東歐地區民族與領土衝突的理想機構，所以，自從在明斯克為討論「納卡衝突」而召開和平會議之後，這個談判會議的各方成員乃被稱為「明斯克小組」。

早先時候，「明斯克小組」的工作並不成功，衝突三方依舊相互以武力攻擊，當彼此交火甚熾時，俄國開始獨力從事調解，而後，當「納卡」與阿國俱無力再戰時，俄國曾有意派遣獨立國協維和部隊至衝突地區，不過，當車臣問題日趨嚴重時，俄、美雙方均支持歐安會，並決定強化它，在歐安會更名為歐安組織後，隨即派遣維和任務部隊至「納卡」監督各方停火。基本上，亞國對於歐安組織的談判並未故意阻撓，但卻希望彼等能夠重視納卡的權益與人民之安全，本著監督亞國總統選舉的態度，公平對待亞族人民。

伍、經濟形勢

一、經改的基礎

根據俄羅斯經濟分析研究中心主任伊爾拉瑞歐諾夫（Andrey Illarionov）的看法，亞美尼亞之經濟表現比較其他獨立國協成員要好，^⑧其中原因大致包括：

（一）亞美尼亞早在蘇聯尚未解體之前，就已實施土地改革，並於一九九一年之內

^{註④} EIU Country Report: Armenia, 1st quarter 1997, p. 16.

^{註⑤} RFE/RL Daily (Internet Edition), Feb. 14, 1997.

^{註⑥} EIU Country Report: Armenia, 3rd quarter 1997, p. 23.

^{註⑦} EIU Country Profile: Armenia 1997~1998, p. 34.

^{註⑧} Noyan Tapan Highlights Weekly (Internet Edition), Issue 179 (Sept. 25, 1997).

完成這項工作，使得這項成就對亞國的經濟奠基有著無比的貢獻。

(二)阿塞拜疆對亞國進行經濟封鎖，和土耳其亦對亞國實施「半封鎖政策」，雖使亞美尼亞慘遭經濟打擊，但也因此，政府對進口物資與貨品均不予徵稅，其措施發揮了穩定經濟與社會的效用。並進而促成亞國經濟在二、三年之間成長了兩倍半。所以，伊氏認為，封鎖倒也具有一些正面的作用。

(三)亞國從前是蘇聯之重要精密工業產品的供應者，蘇聯解體後，雖也有些企業或單位出現了生產設施需要汰舊的情形，但由於政府部門的重視，和外國投資者的興趣，已使得這些產品在國際市場上仍具有競爭力。

除了「土改」，亞國的執行「私有化計畫」始於一九九四年，而國際貨幣基金會又自翌年起，協助推動一項名為「調整體質方案」(Enhanced Structural Adjustment Facility, ESAF) 的三年計畫，並提供一億五千萬美元貸款，以增加外匯存底、穩定貨幣、強化政府財經改革能力。^⑨隨著亞國經改進入第二階段，IMF 乃依據政府之向市場經濟過渡計畫來逐步完成十多项工作項目。^⑩另外，IMF 與世銀也在其他方面給予不少貸款來執行經濟結構的改革。後來，IMF 在亞國開始償還貸款後不久，曾評估了亞國的發展潛力與償債能力，^⑪並且表示願意再增加貸款數目。其實，負責為政府設計推動經改計畫的「亞美尼亞經濟政策研究與分析中心」在和中央銀行與經濟部諮詢，以及和IMF與世銀合作之下，曾協助政府朝著三個方向來執行：(一)完善經濟發展計畫；(二)改進經濟活動指數；(三)落實立法制度。^⑫IMF 就認為亞國在建立市場關係的整套法律、預算功能的分配、中央銀行的獨立、銀行體系的改革、各項相關法令的修訂等都有待儘快通過。同時，IMF 也指出了改革的主要障礙，可歸納為：(一)只有私人企業對生產增加有興趣；(二)經濟封鎖；(三)外高加索地區的不安，其中以戰爭為最大問題。所以，IMF 也認為尋求與建立和平乃是亞國的首要工作。亞美尼亞雖是小國寡民，但其人力資源有如香港與新加坡，故被IMF視為亞國最大資本。目前，中共中國科學院亦看上亞國的科技基礎與人力資源，與之展開可能包括資訊、光電與化工方面的合作。^⑬

二、經改的表現

由於阿塞拜疆為了收回「納卡地區」，曾對亞國實施經濟封鎖，以致亞美尼亞在民生物資與能源方面俱感匱乏，並且嚴重影響人民生活與工商業產品的生產。除了美國曾經供應亞國人民油燈與燈油渡過兩個寒冬外，亞國的主要支出，遂在進口燃油與天然氣上面。例如，亞美尼亞分別自土庫曼、伊朗、格魯吉亞、俄羅斯等國購買能源，

註⑨ Armenia's Economy: A Success Story in the Making, World Bank Report, 1997, p. 2.

註⑩ EIU Country Report: Armenia, Azerbaijan, Georgia, 1st quarter 1995, p. 21.

註⑪ Noyan Tapan Highlights Weekly (Internet Edition), Issue 180 (Oct. 2, 1997).

註⑫ Noyan Tapan Highlights Weekly (Internet Edition), Issue 101 (Feb. 21, 1996).

註⑬ Noyan Tapan Daily (Internet Edition), Apr. 6, 1998.

其中亞國對土庫曼的能源債款曾高達四千萬美元，迫使土國停止供應天然氣，但在亞國能源部長赴阿什哈巴德，以及捷爾一彼特羅斯揚與土國總統分別談判之後，土庫曼已同意把債額減至六百萬美元，至於其中差額部分，亞國同意願以鑽石來償還。^{⑤0}鑑於長期以來能源不足，亞國乃不得不重新修復與啓用舊有的核電站，可是該核電站只能運轉至公元二〇〇四年就必須廢止，目前亞國對於籌措第二個核電站的十五億美元資金仍無著落。

當亞美尼亞國會在審查有關「完成一九九五年私有化計畫」時，發現計畫只完成了百分之四五·四，對於政府的行政措施之不便，和對本身立法之緩慢與不夠周延均感不滿。故當其通過「一九九六～一九九七私有化計畫」法案時，乃針對了若干重點企業進行私有化，為的是吸引外資和運用國際競爭力，不過，政府對於最大型的國營企業仍未著手私有化。

一九九六年底，五千個小規模企業已開始私有化，另有三千三百多個則已完成了私有化，隨後，政府對中大型企業實施合資與進行轉型。對於前者，國會強烈批評政府：(一)小型企業與公司的出售只完成了百分之六十；(二)這些企業出售所得的數字竟比當初預估的少了十倍，所以私有化委員會主席遭到撤換，私有化工作也明顯落後。^{⑤1}至於後者，在進度上已完成了將近十分之七，並且促成出口金額的增加，同時也減少了一些通膨數字。對此，亞國前總理巴格拉特揚表示，私有化與自由化是亞國經濟成長的唯一道路。

形成亞國經濟缺陷的原因，除了地震天災與戰禍「封銷」之外，還包括了政治的不穩、政府決策的失當、貨物生產過慢、地下經濟興旺、法令不完備和官員的貪污嚴重。其中又以後二者最為人民與投資者所詬病。而當捷爾一彼特羅斯揚總統於撤換前總理巴格拉特揚時，遂會以官員貪污與決策草率作為藉口。其實，總統本人在選舉期間不夠光明磊落，以致造成後來政治動盪；又當總理一再更換之後，政策之執行已大打折扣，並且致使通膨數字未降至原先預定的理想，從而受到國際貨幣基金會與世銀的批評。

另一方面，政府對稅制的訂定，稅改單位的腐化與稽征工作的效率等方面，令人民、企業和政府本身均感不滿：人民與企業對於政府一再提高稅率和稅政單位的作風已呈不堪，而政府亦因違規逃漏致使歲入宣告不足。所以，當政府向國會提出一九九八年預算草案時，「共和國政黨集團」則把增收百分之廿的附加稅減低為百分之十二，^{⑤2}而若干原擬實施的工作計畫與項目也只有停滯或落後了。尤其是當總統辭職後，外國投資者又因擔憂衝突再啟，乃打消前來投資的意願。因此，當一九九七年的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成長率只有百分之二·五時，人們對政府為一九九八年所擬訂的百分之五·二成長目標已多表懷疑。

^{⑤0} *EIU Country Report: Armenia*, 2nd quarter 1996, p. 27.

^{⑤1} *Ibid.*, 3rd quarter 1996, p. 21.

^{⑤2} *RFE/RL Armenia Report* (Internet Edition), Dec. 1, 1997.

陸、結論

東歐與前蘇聯地區自一九八九年向民主化與自由化之路踏出步伐以來，真可謂之步履艱難，時至今日，即便是小有成就，實也得之不易。究其原因，大體可歸納以下數點：一、共黨專政時間愈久之國家，其統治者與人民之民主觀念，則是愈需較長歲月來形成。二、對於獨裁壟斷之局面卻始終甘心順服之國家，對真正民主體制之要求則較缺乏積極主動意願。三、民族主義意識表現愈強烈之國家，對民主化腳步之進展反有牽制之作用。綜上所述，若再結合地形封閉，對外連繫不易，以及大國考慮其戰略利益為先，犧牲小國亦屬難免時，亞美尼亞爭取獨立、自由與民主近十年所遭遇之坎坷，倒真符合以上各項因素。

亞國人民曾經認為，一九九二至九三年間兩個冬季是國家存亡之關頭，倘若難渡，則其獨立謂之失敗，假如通過，往後則必須險中求勝。如今回顧，亞國奇蹟般存活，乃肇因於：一、歷史教訓與危機意識提醒；二、包括前總統捷爾一彼特羅斯揚在內三位特殊領導人之信心與盡職；三、知識分子、異議人士與中小企業經營者形成壓力，鞭策政府跟上國際潮流。

放眼未來，儘管新總統具有若干優勢，但是橫亘於當前者，首先在於政治改革、尋求和平解決「納卡問題」之道，和加速除去經改瓶頸與弊端。而新領導階層日後也必須更多徵詢民意，而非繼續黑箱作業；儘管贏得長治久安要比贏得戰爭困難，但這也是唯一檢驗亞國是否具備成熟的方法。

附表

亞美尼亞新內閣於四月廿日宣布，名單如下：

總理	達爾賓揚 (Armen Darbinyan)
外長	歐斯坎揚 (Vardan Oskanyan)
國防部長	沙爾格斯揚 (Vazgen Sargssyan) ——留任
內務暨國家安全部長	薩爾戈斯揚 (Serge Sargssyan) ——留任
緊急事務部長	卡拉曼努克揚 (Shahen Karamanukyan) ——留任
經濟與體質改革部長	阿瓦涅斯揚 (Vahram Avanessyan)
私有化部長	卡爾塔赫契揚 (Pavel Kaltakhchyan) ——留任
工業暨貿易部長	納納古爾揚 (Garnik Nanagulyan) ——留任
農業部長	莫夫西斯揚 (Vladimir Movsisyan) ——留任
財政暨經濟部長	散都揚 (Edward Sandoyan)
保健部長	斯塔姆波爾特斯揚 (Gagik Stamboltsyan) ——留任
司法部長	哈魯秋恩揚 (David Harutiunyan)

自然保護部長	夏哈季茲揚 (Sarkis Shahazizyan) ——留任
能源部長	馬爾季羅斯揚 (Gagik Martirossyan) ——留任
科學暨教育部長	姆克爾契揚 (Levon Mkrtchyan)
文化、青年事務暨運動部長	(尚未任命)
社會福利部長	葉格安揚 (Gagik Yeghanyan)
統計、國家註冊與分析部長	姆納特沙坎揚 (Stepan Mnatsakanyan)
地區行政部長	查都揚 (David Zodoyan)
運輸部長	查卡爾揚 (Yervand Zakaryan)
郵政暨通信部長	瓦爾丹揚 (Artak Vardanyan)
都市計畫部長	畢魯姆揚 (Felix Pirumyan) ——留任

(收件：民國87年14月15日，修正：民國87年5月5日，接受：民國87年5月8日)

*

*

*

Armenia'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Post-Communist Era

Joshua S. Lung

Abstract

Armenia'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still facing a number of difficulties after several decades of bondage under the Communist system. Even though its economic performance has progressed, it needs additional efforts in the coming years if it wants to enjoy greater prosperity. As for all-out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it depends upon its newly-elected president's determination to fight bravely against corruption and to move forward with major reforms.

Keywords : Levon Ter-Petrossyan, Robert Kocharyan, Nagorno-Karabagh, OSCE, Enhanced Structural Adjustment Facility

